

我写鲁迅

朱正

我专写鲁迅的书，有这么几本。

最初一本写鲁迅的书，是1956年12月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传略》。那时我没有看过多少人物传记，只看过一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《斯大林传略》，我就是拿这本书做范本来写的。《斯大林传略》每章开头只有个数目字而没有小标题，《鲁迅传略》也每章开头只有个数目字而没有小标题；《斯大林传略》没有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《鲁迅传略》也不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。我写这书的时候，把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瞿秋白的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这些当作我的“经典”，努力遵循。此外就是参考主流媒体（主要是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）讲鲁迅的文章，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、绝无自己见解的书。总之，这本书完全没有写好。

1980年2月，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编注工作，到年底这件事完了，我就着手来重写《鲁迅传略》了。我不再考虑大人物是怎么说鲁迅的，主流媒体又是怎么说的。我要按照自己对鲁迅的了解来写了。

重写本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书名虽说还是《鲁迅传略》，其实完全是重新改写过的，字数也从原来的10万字增加到了20万字。比起旧本，新本增加了不少内容，比方说，加写了传主的私生活。他同朱安的婚姻，同许广平的爱情，都写了。他应厦门大学之聘，就是为了离开朱安、和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。

有些地方新本和日本的说法完全相反了。例如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。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、左联的灵魂、是文化战线上反“围剿”的统帅。而实际上，他在左联内部的争议却无一字提及。在新版中却写了这些，诸如因为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一文开罪周扬，遭到了首甲（即祝秀侠）等四人联名反驳；林默（即廖沫沙）和



《孔子问道》

蔡洪波据鲁迅《故事新编》创作

绍伯（一说是田汉，田汉说是他的表弟）都发表文章展开文字论争。增加了这些内容，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，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。

新版《鲁迅传略》出版之后，我又应人民出版社“祖国丛书”编者的约稿，写了一本《鲁迅》（1985年）。一本简略的小传，不到10万字。这本书后来又因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约稿，稍加修改，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兄编配插图，以《鲁迅图传》的书名出版（2004年）。这本书输出版权出了韩文译本。

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30万字的《鲁迅传》，在自序中，我说：“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，算来已有4本了。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。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。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，进步是很明显的。这进

不过两日，文章发了过来，2600余字。朋友说：是朱正先生一个个字“敲”出来的。我打开文档，细读了几遍，感受到这文字的重量。

想去拜访他。

长沙的东二环旁有几个大批发市场。这路段，永远车流飞快，繁忙喧嚣。10月11日，周日。走进东二环边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院子，耳边霎时清静，桂香扑鼻。

今年是鲁迅逝世90周年。不久前，我想约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，苦恼于约谁才能够分量。热心的朋友都我张罗，很快回复说，约到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。朱正著有《鲁迅传》《重读鲁迅》等，“将与鲁迅研究有关的题目‘做了个遍’”。约他，当然再好不过。但我诧异，先生已有95岁，这样高龄，还在写文章？



10月11日，朱正在工作中。

廖慧文 摄

做一个更好的版本

朱正的儿子朱晓在电梯口迎我们入屋，穿过客厅，进书房。居室很宽敞，目之所及都是书。朱正走过来同我们握手，行动未见不便。寒暄几句，他坐回书桌前。金秋的阳光透过阳台上的一丛兰草，一株正在开花的三角梅映入三楼窗内，清浅的光落在他身上。书房显然是他最常待的地方。里面有两张相对着的大书桌——一侧属于他，另一侧属于儿子朱晓，每张书桌上都有两个电脑显示屏。这里不像住家，倒像个编辑室。他示意我们看他的屏幕。一块呈现的是他参考的文献，另一块是他正在写的文章，屏幕上正常字号。但他看不清纸质书，于是书桌上有个很大的放大镜。

他把左手撑在一本用旧的汉语字典上，右手抬起，再伸出一根有点蜷曲的食指，一下下地敲键盘。他给我的那篇文章，就是这样慢慢敲出来的。他说，拼音没学好，遇到有些字得查字典。又说，给你的文章，我写不到一天。还用得上吗？

他精神爽朗，只是有些耳背。聊了几个来回，我们决定用手机打字来发问。手机递过去，他马上用洪亮的声音回答。

1993年退休后，朱正已撰写了

「时间是我们的朋友」

廖慧文

——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、史学家、编辑家朱正

这是大工程。我问他，这项工作已做了多久了？他说，他研究鲁迅70年，这工作也就是做了70年了。

朱晓是加拿大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的研究者。他停下研究工作，全力为《鲁迅全集》作注。“爸爸做得很快。我每天工作时间比他长一些，这没办法。”朱晓说，好在从小耳濡目染，他对鲁迅的作品较熟悉。朱晓透露：“大概从明年开始，我们的《鲁迅全集》就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。”

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。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，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。”“在这些年里，又多读了一点书，增加了一些阅历，对鲁迅的一生事迹，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。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，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。”

书前有刘再复兄的序言，他说：“这是一部真正的鲁迅史记，其史料之详实，旁证之完整，叙述之准确，方法之独特，前所未有。其人文价值、学术价值超过以往所有的鲁迅传，尤其是史实部分，更是鲁迅研究界多年考证成果的集大成者。我确信，这是一部最可靠、最可信、最可读的鲁迅传记。”这本书同时以《一个人的呐喊》的书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印了两万册。不久我把版权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到今年7月，共印刷了14次，累计印数78000册。

与鲁迅“相识”80年

朱正初读鲁迅，是80年前了。

抗战时期，朱正一家从长沙辗转湘南避难。抗战胜利后，粤汉铁路一时没能恢复，朱正便在郴县（今郴州市）的广德中学插班读初二。

他很清楚地记得，国文教员叫萧鸿涛。萧老师讲课风趣，常常讲到课本以外，讲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，也讲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、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。

“我从他这里才知道有一个鲁迅。鲁迅的文章写得真好！”课后，他向萧老师借了鲁迅著作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野草》等。当时，鲁迅不算官方认可的热门作家。

1956年，朱正25岁，从一个除夕夜开始，他在艰难处境中用一个半月写出了《鲁迅传略》的初稿，又边改边抄了一个多月，委托母亲投邮。当年12月，便收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传略》的样书。谈话间，朱正找出这本书。这本70岁的书，有着淡蓝色封面，薄薄的，开本较小。

朱正自省，那时候年轻，对鲁迅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且他当时只读到过苏联的《斯大林传略》，就照着那书的框架写。这样“套”出来的书，不会好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他不断发掘新的材料，填补不足。“我改了十几次。”他淡淡地说。多年后，又一次出版《鲁迅传》，著名人文学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作序，赞扬了朱正写作的自省精神，认为他“写法干净老实”。

1979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建立鲁迅研究编

我第二本写鲁迅的书，是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。这是我看许广平那本《鲁迅回忆录》，发现她的书中部分回忆细节存在史实出入，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。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、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。胡乔木看了这本书，他在1984年7月25日给教育部《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》的批示中，谈及编辑学教材问题的时候，提出了几种“亦可资参考之用”的书籍，其中就有姜德明兄的《书叶集》和我的这一本。2013年我儿子朱晓把这书拿到海南出版社以“被虚构的鲁迅”为书名出过修订版。后来我把这本书的版权也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3年出了个很好的增订版。

我第三本写鲁迅的书，是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手稿管窥》。这是我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手稿选集》以后写的。我曾经把书稿寄给叶圣陶先生请教过。出版以后曾经有读者来信批评，说是书中不见鲁迅手稿，只有我的管窥，似乎上了这个书名的当。2005年这本书改名为《跟鲁迅学改文章》在岳麓书社出版的时候，我就把鲁迅的手稿影印加上去了。

这以外我还在2001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鲁迅论集》，是我关于鲁迅的单篇文章的合集。2006年我调整了一些篇目，书名改为《鲁迅身后事》，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。2007年我再次调整了一些篇目，书名改为《鲁迅的一世纪——朱正谈鲁迅》，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《鲁迅三兄弟》，这本书原来是2003年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，为他们的“20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丛书”写的，原书名《周氏三兄弟》，后来我略加修订，于2010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前两年文化发展出版社问我要稿子出书，我就把这本书给他们，今年印出来了。

2006年，我和邵燕祥兄合著的《重读鲁迅》在

辑室，让朱正负责。朱正想编发一些有分量的书稿。得到上级支持后，朱正一行在北京拜访了鲁迅研究专家孙用。77岁高龄的孙用不辞辛劳地陪着他们挤公交、爬楼梯，拜访楼适夷、唐弢、文宝权 and 冯雪峰之子冯夏熊……

后来，他们出了《鲁迅的文学道路》（冯雪峰论文集）等四本书。其中有一本，是朱正写的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。

1960年2月，《新观察》半月刊开始连载许广平的《鲁迅回忆录》。朱正一期不落地看了，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史实出入。后来，他针对书中的问题写起考证文章来。

鲁迅1916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？许广平的文章中说是因为袁世凯“跋扈有加，不能再忍”，鲁迅便南下避其凶焰。朱正根据《鲁迅日记》和相关历史记载正误：这时袁世凯已经死去半年多了，鲁迅这次南下完全是为了庆祝母亲60岁整寿。

1975年，朱正将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书稿寄给与鲁迅交往很多的作家冯雪峰。冯雪峰此时身患肺癌，但还是在病榻上仔细阅读，多次与朱正书信交流。“你‘正’的是对的，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，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。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，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‘错误’下去的。”但冯雪峰也宽厚地提醒朱正“不应该骄傲”，因为“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。”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，冯雪峰逝世。“当时真的骄傲吗？”我问。

有存在，就有希望

个挣扎的知识分子。

朱正经历过太多挫折与风浪。但在艰苦的劳动和失去自由的时候，他没有放弃过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，没有失掉“这日子能过出来”的信心。

鲁迅《记谈话》里的一段话给了他这样的信心。他念叨：“我们总是中国人，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，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，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，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。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。我们所以可以自慰的，想来想去，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。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是光明。”“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，并且总要光明起

编辑职业的更大可能性

书桌边有一摞书，靠上有本编辑家锺叔河著作《暮色中的起飞——念楼散文选》。拿来翻阅，看到锺叔河的字迹：“学古我兄教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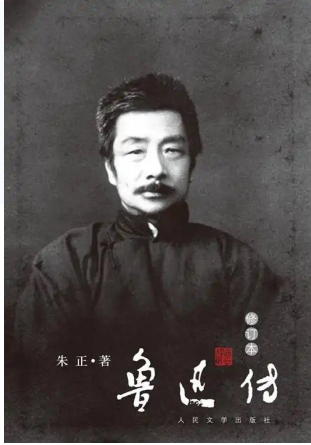
学古是朱正的本名。他少时上学，“学”字繁体笔画难写，祖父就让他改名朱正。后来，只有亲近的家人朋友才称他学古。锺叔河与朱正同岁，交谊半个多世纪，他不止一次推崇朱正“读书多”“思辨力强”。

满屋都是书。但无论谈到哪本书，朱正总能从书柜或者书堆里快速翻出来，放到我们手上。他边读书边写研究文章，在《随笔》《读书》等刊物上发表的就有十几篇。同行的青年学者尧青飞说，朱先生的《〈谭延闿日记〉中的李小溪》一

文写得好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前几年，湖南出版集团曾编过一本《湖南出版五先生》。现为《新课程评论》杂志的执行主编余孟孟参与采写，与朱正有过多次交谈。他说，朱正身上映照出了编辑职业的更大可能性。编辑也可以走向学术文化创造的前沿阵地，积极参与、助推甚至引领学术文化发展潮流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朱正和近现代以来的很多编辑家，如邹韬奋、冯雪峰、周振甫等人，是站在同一梯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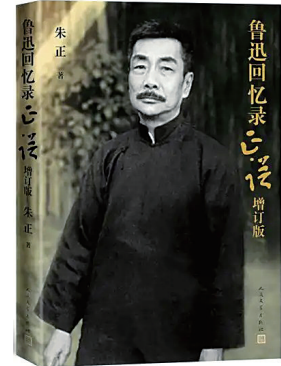
说完话，朱正在座位上休息，朱晓带我们参观整个居室。我们这才发现，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称为书房，少数有空余的墙面，挂了几幅字画。有楼适夷所赠的写李白《赠韦侍御黄裳二首》（其



东方出版社出版，我在《后记》中说：“我的想法是：书中不仅要收入他那些最精彩的、我历来爱读的文章，像《春末闲谈》《灯下漫笔》《记谈话》《隔膜》《漫与》等等，希望今后的青年读者也同当年的我一样，从它们得到知识，得到启发，得到鼓舞。另一方面，也收入鲁迅的存在历史局限的几篇。让读者既看到鲁迅的贡献，也看到他所受的局限，为一些智者如鲁迅，也偶有见事不明的时候。”舒芜也看好这本书，他在网信中说：“其实《重读鲁迅》中的义理，仍然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。例如关于民权保障同盟的考证，就非常精确可佩。他是以完全崇拜鲁迅起步，而现在能够这样平等对待鲁迅，能够这样申鲁迅之是与正鲁迅之非并举，尤其可贵。”

2010年我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《鲁迅的人脉》，书中收了写鲁迅与夏震武、陈独秀、傅斯年、曹聚仁等许多人物交往的几篇文章。其中《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》一篇，写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的时候，引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。后来我又加以补充修订，以《鲁迅的人际关系》书名20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这本书也输出版权出了韩文译本。

因为写鲁迅，我延伸到研究中国革命史、共和国史，关注鲁迅的交游在新中国的动态，于是又写了相关书籍。



朱正摇头：“没有。”鲁迅是了不起的文学巨匠，但他不满有人把鲁迅政治化、神化，他追求的是实事求是地还原鲁迅。

年轻的朱正曾仰望鲁迅，接受鲁迅的一切思想。后来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对鲁迅也从仰视变为平视。他是国内较早考证鲁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学者，并细致地考证了鲁迅的生活细节。他笔下的鲁迅，不是被神化的“完人”，而是有血有肉的“人”。

他递来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《鲁迅回忆录正误（增订版）》，封底印着他的一句话：“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，今后不再作什么改动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对鲁迅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。”

朱正长于鲁迅史料挖掘和辨析。“朱先生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侦探。”中南大学教授孟泽曾做过鲁迅研究，他对我感叹着。

来；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，为光明而灭亡，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，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。”

“有存在，就有希望。我95岁了，有些未来看不到了。但你们肯定看得到的。”他的师长已作古，很多同经患难的朋友也离去了。但他说，“时间是我们的朋友。”

他觉得鲁迅的文章有个别篇目存在局限，对此，他在《重读鲁迅》一书中有过辨析。鲁迅的文风、思想和作风影响着他们，使他不忌辩论和自我拷问。他说，鲁迅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，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希望中国改善。“鲁迅的爱国心，为了使中国有进步，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不疲倦的努力，是很令人感动的。这是他的最大遗产。”

一）》：“愿君学长松，慎勿作桃李。受屈不改心，然后知君子。”想必是在勉励作为后辈的朱正。小学时，同学伍鹿生为他作嵌名联“朱乃色中首，正则邪不侵。”他把这副小时候的联也记得很牢。

客厅还摆着一个古朴的乌木色樟木柜，两扇柜门上刻着一副隶书的对联：“静坐观众妙，端居咏天和”。朱晓说，这是父亲小时候为族中一位长辈写了篇文章，那长辈作为回礼送来的。这算是他“人生第一稿稿费”。

要出门了，此时发现朱正已在客厅相送。我们不禁连喊留步。朱晓却说，送客人到电梯，是父亲一贯的礼数。

下楼。忍不住再仰望三楼窗台。窗台上，三角梅的枝条伸得老长。这会儿工夫，想必这位老人已旋返书桌，继续一下下敲字。那清浅的光影，又落在他的身上。